

速寫空防——

專注戰訓、

警戒防攔

· 郭文靜口述，周昇煒整理記錄·

凌晨十二時，萬籟俱寂、鴉雀無聲，抬頭只見滿天星辰的夜空；忽然，警戒室鈴聲大作，兩名身手矯健的飛行員，全副武裝朝向警戒機奔去，戴好飛行頭盔及檢查裝備，只聽空軍作戰指揮部下達：「共機出海，接近我國西南空域，臺南基地請派遣警戒機兩架，立即升空攔截」；月亮在黑夜中格外明亮，照在其中一位飛行員的臉上，定睛一看，竟是神情堅毅的年輕女性，她是臺南基地IDG戰鬥機飛行員郭文靜上尉，是今（一一）年國軍楷模，更是中華民國推展性別平權下，一股勇於追夢的女性力量（以下採第一人稱方式敘述）。

在我大學時期，父親生病離世，當時兩位哥哥已婚，我是家中女兒排行老三，當時一方面須關懷母親，並協助她務農種菜（後來包括一大清早摘菜及賣菜）；另一方面家中經濟條件無法供我繼續完成大學學業，遂決定休學，暫時投身志願役士兵，盡力幫忙母親撐起家計；想不到這個決定，讓我從被動的生活選擇，轉變為人

生的神聖使命。

起初我在屏東基地飛行中隊擔任志願役士兵（行政兵），當時輔導長隨口問道：「妳有沒有考慮報考飛行」，想不到這句話，竟成了我人生的轉捩點。我尋找相關報考簡章，得到資訊是「志願役士兵須轉服士官滿兩年，年滿二十六歲前，可以報考飛行常備軍官班」，我持恆努力執行每一項工作，順利在空軍官校轉服士官（油料士），終於在最大年齡限制內，順利報考飛常班，給自己一次嘗試的機會。

雖然在同一個基地內，從官校車輛中隊搬到飛常班學生班隊，日子艱辛程度卻難以想像，尤其當初我加入飛常班的年紀，比起官校正期畢業生，明顯起步較晚；他們有四年扎實的體能訓練，我的體力卻有待加強。飛常班一開始是學生基本教育，為期半年至八個月，建立學員成為一名軍官該有的基本觀念；接著到國求中心求生訓練，這個階段令我吃足苦頭，當時季節是嚴

郭文靜上尉歷經士兵及士官歷練，如今已成為保衛臺海安全的戰鬥機飛行員（照片由軍聞社提供）。



寒的冬天，低溫使人內心抗拒下水，踩水課目更是苦不堪言，要做到一邊踩水漂浮於水面上，一邊用嘴將求生浮具吹鼓起來，我的水性不好，操作起來很容易噎水；其實救生裝備設計上，救生浮具有自動充氣功能，但訓練我們秉持「從嚴、從難、從實」之



經過不懈努力，郭上尉取得兩機領隊資格，並輪值警戒兵力，為空防安全貢獻己力（照片由軍聞社提供）。

原則，將情況設定為不利的條件，從而模擬自救訓練。

接著正式進入飛行訓練，第一階段是「3基本組學飛」，起初教官表示：「放心，我會給妳三天的適應期」，但由於進入這塊領域，第一堂課就聽不懂教官授課內容，就跟國家地理頻道拍攝的《臺灣菁英戰士：傲氣飛鷹》紀錄片一樣，教官當場大聲斥責，腦袋突然想起「三天適應期」的承諾，還來不及多想，又因片刻精神不集中，受到教官一連串「最溫暖的關懷」；事後教官告訴我：「飛行事關生命安全，也許口頭上我罵得很兇，但終究希望學員能飛得平安、飛得長久」，隨後耐心指導我執行程序，教導如何監控儀表；待到下一次飛行，如果我又忘記怎麼駕駛飛機，教官同樣毫不留情，給予高強度的震撼教育。飛行是高壓式學習，就像你正在一邊炒菜，不但要注意配料與調味順序，一邊還要注意不斷翻炒，同時旁邊大聲播放音樂，還要回答別人的提問，短時間內頭腦要處理很多訊息，經過半年訓練，總算逐漸步上軌道。

踏上戰鬥組，原先飛行操作課目仍然熟悉，但隨著課程進階，學習內容也變得更加複雜，犯錯難免一樣受到教官責難；此時還要搭乘離心機，

實際用身體對抗G力十五至三十秒，看起來時間雖然很短，但身歷其境會感覺非常緩慢，經過幾次訓練，逐漸適應用力方式，會形成身體記憶而熟悉起來，前陣子我按照現行規定，回去再次完成飛行員複訓作業。

經過前述訓練及臺東志航基地換訓，我們同學彼此之間，早已討論未來的志願分發單位；其實我已先預做功課，瞭解IDF型機是我國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戰機，具備雙發動機，無論性能、妥善率、穩定性或作戰能力上，都是首屈一指品質，為了兼顧家庭和屏東的母親，我選擇到臺南基地。

到了臺南基地，持續為期一年的學員訓練，頭一年非常辛苦，原先接受訓練的T-34、AT-3、F5E都是舊式機械連動節氣門，傳導動力較緩慢，至於IDF型機屬於二代戰機，使用Fly-by-wire（電傳飛操系統，簡稱為FBW），飛行員對操縱桿施加多少力量，立即有相對的動力回饋，飛機不易維持穩定平飛，只要操縱桿略有偏移，飛起來就容易晃動，力量控制好壞與否，會直接作用在飛機狀態上面，尤其會在後座的教官，前座學員一旦控制不好，晃動幅度會很大，此時會招來後座教官責難：「妳究竟是來開飛機，還是來開船的（意指飛機

郭上尉於個裝室內，仔細穿戴飛行服及救生裝具，確認飛行前一切準備就緒，俾利圓滿達成每趟飛行任務（照片由軍聞社提供）。



像受到風浪影響的船隻，飛行狀態不穩定」。此外，比起訓練時期的機種，D5型機要學的東西非常多，包括武器裝備、雷達系統、飛機操控和檢查要領等，操控儀表上有許多按鍵，一定要熟悉每個電門的作用，倘若不小心按錯，容易發生危安事件（例如拋除油箱、排放航空燃油或彈射座椅等）。

我任職於第九作戰隊，每年配合年度戰（演）訓任務，執行漢光演習、聯翔操演、天龍演習、基地訓練、海空聯合實彈射擊及天駒移防等任務，還有全臺小兵力移防、日（夜）間

警戒兵力輪值，同時要執行飛行訓練、不定期全臺小兵力移防或機動支援各地警戒室；由於我國四周皆有配置空中兵力，按照地理位置劃分攔截範圍，空軍作戰指揮部會依據實際空情動態，責派權責單位按照時限升空攔截。

近年來，中共頻繁襲擾我國西南空域，該區域正好是臺南基地責任範圍內，我們飛行員輪值日（夜）間警戒兵力，隨時全副武裝，二十四小時在警戒室保持待命，每當警戒鈴聲響起，不分晝夜都要奔向警戒機，戴好飛行頭盔及檢整裝備，機務室立即完成飛行前三百六十度檢查，五分鐘內完成前述整備，即刻升空起飛，攔截入侵敵機。

一位民間友人問我：「如果三更半夜警戒鈴響起，當時妳卻很想睡覺該怎麼辦？」我的回答是：「國家賦予飛行員守護空防的使命，無論再怎麼疲累，任務既然來了，就一定要履行職責，畢竟『領空安全』攸關全國二千三百萬同胞安全，更直接關係到軍人的尊嚴與榮譽。況且『緊急升空』已成為每位飛行員的直覺反應，就算身體再怎麼累，一旦聽到警戒鈴聲響了，猶如一道閃電打在我们身上，會瞬間腎上腺素飆升，立刻打起十二



郭上尉（上方持手電筒者）與機務室共同執行飛行前檢查，確保該趟飛行安全順利（照片由軍聞社提供）。

萬分精神，精神抖擻地執行國家所賦予的任務」。

有一次將近凌晨十二點，接獲緊急起飛命令，和領隊緊急出海防攔，落地後執行相關歸詢，整趟忙完也快凌晨三點，剛踏入警戒室，我們疲累感如潮水般襲來，直到任務完全結束，才能放鬆緊繃的身心。我也曾經近距離攔截中共轟六型機，全程監視該架共機動態；還有一次去驅離靠近海峽中線的中共軍機，當時一直保持共機側後方，以監控敵機動態，使其不敢輕越雷池一步。

在敵我雙方軍機掛載武器彈藥，

全副武裝的情況下，近距離和共機正面對峙，若是稍有不慎或擦槍走火，隨時可能衍生軍事衝突，造成人員生命之危險，那種緊張感與高度壓力，是一般民眾難以體會的；但為了家人和我們的這片土地，我堅持做好飛行員的本分，戮力保衛國家空防安全。

我從一位民眾轉服志願役士兵，經過努力晉升為士官，再歷盡艱辛萬苦，蛻變成爲一名戰鬥機飛行員，當初飛行教官對待男女一視同仁，從不因為我是女生，在標準上有所放寬或差異；那些聲嚴厲色的回憶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是一種對飛行員的基本要求，因為一架戰鬥機，不會因為我是女性而變得較好操控，軍事任務也不會因為我是女生，而將任務難度主動降低，保衛中華民國的作戰責任，敵人更不會因為我的性別而主動放水，因為一秒之差，可能會影響生命安全。

亙古不變的飛行標準，意味著我必須全力配合改變；男女有先天生理條件的差異，我必須額外花費心力與精神，反覆練習做足準備，才能夠滿足標準，像是游泳能力、重量訓練、機械原理或空間方向感等，填補我比別人不足之處，克服一切困難，才能成就現在的自己。

經過不懈努力，現在我已取得兩

機領隊資格，我的鐵律有兩條——第一條是「務必達成上級交付任務」，第二條是「把僚機平安帶回來」；成為領隊起，我就肩負任務的成敗責任，考量每趟任務受天氣、季節、地形及人員狀態等影響，空中可能遭遇的狀況，每天都不會一樣，平時我會在腦中不斷模擬執行流程，處理機械失效故障或其他突發情況，更將緊急應變處置程序，內化為我身體的直覺反應，用最謹慎的態度看待之。

一旦接到任務，我會規劃如何達成它，進而縝密思考、詳細規劃及周密整備，並運用任務提示，告訴僚機該如何飛好這趟任務，說清楚每個細節；過程中僚機可以提出質疑、重複確認或表達需求，共同目的就是「達成任務」；如果僚機發現問題，領隊亦須給予最明確的指導，負責把任務完成，並將僚機平安帶返基地。

飛行起初只是我的嘗試，過程盡是努力的回憶，現在卻是一項責任與使命。我以自己的站在臺海第一線，致力捍衛國家主權為榮，當你（妳）們聽到空中轟隆隆的引擎聲，那是空軍守護家園的安定聲音，也是我克盡職責的空防聲音。



郭文靜上尉登機英姿，展現巾幗不讓鬚眉的英雌氣概（照片由軍聞社提供）。